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马克思的幽灵

和考古学家会话

Marx's Ghost

Conversations with Archaeologists

[美] 托马斯·C.帕特森 (Thomas C. Patterson)/著

何国强/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马克思的幽灵

和考古学家会话

**Marx's Ghost**

Conversations with Archaeologists

〔美〕托马斯·C.帕特森 ( Thomas C.Patterson ) / 著

何国强 / 译

许韶明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 (美) 帕特森 (Patterson, T. C.) 著；何国强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619 - 8

I. ①马… II. ①帕… 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 - 影响 - 史学 - 研究 IV. ①A81 ②K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2339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马克思的幽灵

——和考古学家会话

著 者 / [美] 托马斯·C. 帕特森

译 者 / 何国强

校 者 / 许韶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刘 娟 汪明慧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胡新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4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3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619 - 8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1 - 2848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arx's Ghost: Conversations with Archaeologists*

© Thomas C. Patterson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Berg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

本书根据 Berg 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翻译获得作者授权

# 总 序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①</sup> 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性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洗和考验，却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如果说毛泽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2版，第681页。

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当前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无疑首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着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从新世纪和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最新成果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理论交流与联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势必要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检验。关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其中虽然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观点和论说。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近20年来其格局出现了诸多变化。一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欧洲的一些原本实力很强的共产主义大党出现急剧分化，党员数量、动员力和影响力锐减，在经过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纷纷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和反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问题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

翼阵营的首要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开始了新的集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在1993~199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地召开了“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等一系列参与性很广的国际会议。其中由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筹备和组织、欧美的十多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刊物共同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定期化，成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从1995年迄今已举行了五届，参会者愈益增多，包括了欧美和亚非拉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涌动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演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临时化和失业阴影的笼罩、生活的不稳定、阶级和种族矛盾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越发突出，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正因为如此，欧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着重探讨阶级关系、种族矛盾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四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极其广泛和密切的网络联系。以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为例，它自称“既是一个刊物、一套丛书、一个研究和聚会的场所、一个研究小组，又是一个向经常性的讨论开放的网址、一个在线论坛、一个国际网络”。它又在2002年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多家刊物一起创建了称为“K计划”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欧洲网络”。“K计划”这个名称，取自德语“阶级”（Klasse）、“资本”（Kapital）、“斗争”（Kampf）和“共产主义”（Kommunismus）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

贡献”。这个“K计划”网又是作为“世界社会论坛”欧洲分部的“欧洲社会论坛”网络的组成部分。五是研究组织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派别界限淡薄，观点呈现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今日马克思》杂志和丛书的主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雅克·比岱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今天之所以对西方青年一代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因为它“不仅是分析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而且前景广阔”。其迫切的现实价值还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当前的全球化阶段重又凸显出其初期的野蛮性……虽然有着再度扩张的闪光外表，却又显现出没落的征兆”<sup>①</sup>。

总之，当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虽然仍处于一个分化、聚合、动员、调整和整合的过程，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有益探讨、分析和见解。本着进一步开阔眼界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问题为主线，重点译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解读及对当代世界分析探索的著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探索的涌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关的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问题，深入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陆象淦

2008年11月于北京

---

<sup>①</sup> 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Introduction, PUF, 2004.



##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写作出于三个动机。首先，我是在美国长大成人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段郁闷的日子里，我逐渐认识到官方和半官方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的构想及其对于国民社会关系的诸种解释与我的体验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感觉愈是强烈，心底愈是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凉。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是全美躁动的 20 年，人民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发起挑战，抗议政府烧纳税人的钱去发动新殖民主义战争，声讨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其次，作为一名有学徒经历的工薪者，我开始重视工会的利益，不仅如此，我也慢慢地觉察到自己的工作权利在劳动力市场得不到保障的原因，乃右翼政治势力对工会、公共教育和教师组织日盛一日的干扰。最后，我上了大学，在 60 年代初幸运地获得一次机会，争取到富布莱特奖学金去秘鲁调研一年，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当地人的境遇触动了我的神经，鞭策着我转变立场，像当地人那样看待世界，设身处地考虑这个国家的沿海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因此我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扩展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加深了。对于人类学和考古学工作者而言，一如埃里克·沃尔夫多年前的提醒，田野经历归根到底是他们从其接触的每个群

体中感受人性的政治遭遇战<sup>①</sup>。回到美国以后，我经常回顾从秘鲁的田野实践中领悟的道理，这种对比使我更加看清美国社会的本质，对于和平光环下的国家政策、诸种不平等、霸权的意识形态等现象有了深层的理解。老实说，我厌恶这些鬼东西，巴不得把它们一扫而光！总之，出国的经历确实改变了以往“井底之蛙”的窘境，使我能够区分良莠，以新的姿态追寻西方文明的精华，拒斥它的糟粕。

本书的写作有两个目的。其一，我要去理解考古学家，尤其是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國家中的那些考古学家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and 著述的方式，以及考古学家在自己的调查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来解读各种消逝的社会的方式。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同程度地坚持历史唯物论；有些人一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冷嘲热讽，一边将其归为不同的来源，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改变他们的思想；还有一些人故意不理睬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立场殊异的作家间的对话和交流怎么推动了 20 世纪以前英语国家考古学的发展？我要调查的问题便当如此。其二，通过撰写此书，我想澄清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及其思想对于当今世界的把握程度等，以及我的这种理解是

---

<sup>①</sup> Eric R. Wolf,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9, "Fieldwork and Theory," in *Pathways of Power: Building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pp. 49 - 6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怎么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的。依我看，理解当前是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的一把钥匙。我的思维之旅的下一步将关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此我将提供特别的参考书目，使叙事的训练建立在特定的档案、个人传记<sup>①</sup>以及那些被排斥的少数民族人物的材料基础之上，后者包括少数民族人士认为游离于专业出版物或主流媒体之外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主题，不然就是在理解这些主题的时候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只能尽力在他们觉得不科学或过于政治化的那些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窄缝中去理解。

本书的中译本就要面世。读者可能想知道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要坦诚地告诉大家，我主要是通过英文了解中国，但我说的话不是隔靴搔痒。我对中国古代史的关注始于1987年，当时我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开设“早期文明比较”的课程，为了充实材料，我上网检索电子书库中前一年学术会议的论文，选读了从考古学解释中国史的英文摘要。三年后，我写了一篇论文解释中国的西汉时代，其中一部分单独成文，题为“考古学：文明的历史发展”，编入大学教科书，1993年在新泽西州恩格伍德—克里夫城的普兰蒂斯堂出版。我还在海参崴会议上提交了一篇关于东方文明的短文——《古代日本的性别、阶级和国

---

① 我将在新近出版的《人类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2009）中回顾自己给马克思的人类学画像的过程，该书可喻为我的思维之旅绽放的一道灵光，或汇集观点再评价的新平台。

家形式》，讨论三者的交叉点。当时我定期和几位搞中国史的美国学者讨论问题，他们熟知马克思主义编史传统中解释历史细微差别的技巧。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经常阅读阿里夫·德里克<sup>①</sup>的作品，但直到1999年我才和他讨论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科研机构接受国家拨款，公职人员要服从党和国家的政策。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载入宪法，因此用马列主义指导工作还是个守法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要求我谈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考古学的关系。他鼓励我，说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家，又有西方的学术训练，中国的学术环境远比过去宽松，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于是我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对考古学，乃至许多行业都有指导作用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澄清的是如何看待这种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考古学和政治究竟有无联系？怎么看待教条主义和折中主义？摩尔根、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等），考古学和相邻学科的借鉴如何。我的回答可能不系统，甚至很零乱，希望读者宽容。

我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有着类似于史学或地

---

<sup>①</sup>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美国人，曾任杜克大学、俄勒冈大学教授，擅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剖析了中国史家引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分析历史的困境中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译注

质学的属性；同时考古学又是一门人文科学，与社会学或历史学相似；考古学关心人类，不仅把人看做自然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语），与人们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互动，而且把人类看做社会的存在物，人卷入历史上各种偶然事件汇集和发展的社会关系之中。作为自然人，一旦人类开始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一方面由于他们通过自我的对象化活动（有目的的活动）作用于他们所创造的物化世界；另一方面，伴随着物化的进程，他们使手、眼和其他器官日益完善，能够更好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用物化的手段延长自己的躯体，进而调节、管理和控制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人，人的社会性是在历史上特殊的社团中实现的。人生长于社会关系之中，诉诸社会关系来实现自我，塑造自己的意识、性情、人格、身份和文化，有生命的人也会偶然地改变这些社会塑造的东西。

这种考古学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中汲取了灵感，它倾向于把研究领域按先本体论，后认识论，再方法论（包括辩证法）的方式排序。本体论，即把社会作为学科探究的对象；认识论，即了解社会的方式和内容；方法论，即利用考古学记录（发掘报告和测量资料）产生联想，理解对象（遗存，即器物、遗址等）。它承认考古学记录的重要，指明考古学的任务是提供基础性的证据解释人类史，以及检验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选择性答案的成效。

然而这种观点也注意到，一方面指导不是代替，另一方面指导是具体的，如宏观、中观和微观，直接、间接等等。在微观的、间接的指导场合，允许考古学和相交融的学科，尤其是与史学相互借鉴。

但是，由于特定的劳动技术分工，考古学家不是史学家，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尽管他们都关心以往的社会，但关注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考古学家用物质遗存和空间联想重构过去社会的诸种生活方式，史学家则用文献记录来达成这一目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劳动分工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也表现为彼此的认识对象有差异。

要使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对话持续下去，彼此均要看到各自使用证物的性质和长短，要取其长而弃其短。一如大家所知的，考古学家在恢复遗址和最终拟构出某一特定古代社会的诸种社会关系和习俗时，要做许多分析和解释工作。史学家莫不如此。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需从各自使用的证物性质和程序来阐述问题，或以某些方式提出一些允许对方回应并能获取知识的问题。我曾向一位史学家咨询过有关陶器装饰、某些房间的归属等问题，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他在这方面比我还要外行，但他对个别问题回答得很好，如陶器在储存或运输方面的作用，或特定社会的物品储存和运输等。这件事意味着，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已经把眼光从器物或文献转移到社会形态及其产生，地方和国家的互动及其结果。考古学家与史学家的工作重

心不再是按时间顺序堆放材料（描述或叙述），而是关注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了解那些记录器物构造的特殊图案的形成，包括文献或从考古与历史记忆中恢复的联想。因此，任何研究都应该关注广阔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来检验和解释考古学记录，说明历史变革与当今社会联系的方式，确认已发生的长期的转变进程。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为现实政治服务，难免大话连篇<sup>①</sup>，考古学是面向远古的实证科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发射“空对空导弹”。中国的社会主义走过一段弯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被人为地拔高了。这不是因噎废食指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能否说考古学就是花瓶摆设？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果真如此，二者怎么结合的呢？相反，我倾向于考古学就是政治的提法，当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是科学，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凡科学都有政治能量。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sup>②</sup> 我喜欢引用两句话表明历史科学（以史学和考古学

---

①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李卜克内西说过：“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绩正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60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下同。）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353页。——译注

为甚)与政治,进而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联系。第一句话摘自乔治·奥维尔,他说:“掌握现在的人掌握着过去,掌握过去的人掌握着未来。”<sup>①</sup>第二句话是乔治·桑塔耶纳在《公共判断力中的常识和推理》一文中说的:“不能以史为鉴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忘记历史的人肯定要重犯错误。”<sup>②</sup>奥维尔不仅指出考古学与史学的联系,而且指出它们对于我们构建自己的世界和将要完成的事业可能提供的帮助。桑塔耶纳的观察资料给我们发出了警告:不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无异于盲人骑夜马。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一种“历史遗忘症”,人们把5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倘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过去,焉能侈谈人家的历史。美国还有一种“唱赞歌”的工作——有些人挖空心思地维护现存制度。例如,联邦教育委员会掌握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权力,它制订教育计划,在下属的公司出版陈旧的、不会惹起争议的知识,以便获得稳定的高额利润。这种政治导向与我们的职业理想格格不入,多年来,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描绘历史的真实图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

科学家必须说真话。1881年3月8日,马克思给查苏

---

① George Orwell, 1950, *1984*, p. 3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② George Santayana, 1905, “Introduction and Reason in Common Sense”, in *The Life of Reason, or, the Phases of Human Progress*, vol. 1, p. 284,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利奇回信，概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实现这一基础的历史过程和地域局限，勾画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sup>①</sup> 马克思指出，“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多”<sup>②</sup>。他还指出，西欧曾到处是古代类型的农村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先后消逝了，俄罗斯等国由于各种情况使然，碰巧在 10 世纪末还保留着农村公社，“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sup>③</sup>。马克思建议，如果把农村公社看做社会新生的支点，“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些波折”<sup>④</sup>。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唯独马克思说了真话！马克思的著作之所以富于比较性、历史性和政治性，从这个事例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 
- ① 马克思本想向“劳动解放社”的民粹派人士详述自己的观点，为此提前拟定了四个草稿，它们其实是一个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农村公社命运的综述，里面包含了许多理论：如原始公社有不同的形式、类型和结构，不能混为一谈；农村公社是原始公社的最后形态，它本身又分为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一系列形态；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灭亡；农村公社具有软弱性与孤立性的特征；等等。最后马克思没有详述自己的观点，只是把第四个简单的草稿抄录下来作为给查苏利奇的回信。
  - ②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 648 页。——译注
  - ③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 479 页。——译注
  - ④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 459 页。——译注